



职场的路很长，但要紧处只有几步
这要紧的几步，就是拐点

拐点

Turning Point

孟悟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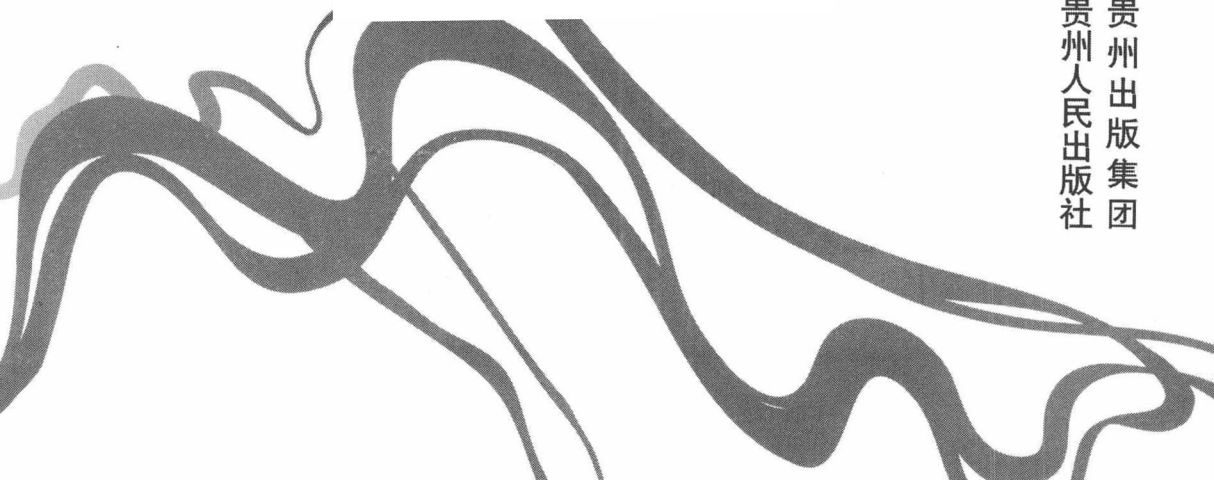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拐点

孟悟◎著

Turning Point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拐点 / 孟悟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7

ISBN 978-7-221-09672-2

I. ①拐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7251 号

拐 点

孟悟 著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155 千字 印张 14.5

ISBN 978-7-221-09672-2

定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引子

“Exotic Dancer”，直接翻译过来就是“异国舞者”。

“异国舞者”四个字，闪亮亮照过眼前，很自然牵引出一段神秘的想象：吉卜赛女郎飞舞的长裙，化作红艳艳的火焰；要不就是夏威夷清蓝的波光，穿过草裙舞姑娘的长发，落在她胸前的花环上；还有阿拉伯的肚皮舞娘，半透明的长纱下，她迷人的媚眼和软腰……

可惜不是，都不是。在美国，“异国舞者”是个暧昧的代名词，露骨一点，就是脱衣舞娘。

罗霄就是这样一个“异国舞者”，这家夜总会脱衣舞娘中唯一的东方人。

音乐响了，暗光闪了，那真是致命的诱惑，勾人的魂魄！

罗霄身披一层薄纱，薄纱里浮动出三点。哪三点？一点是盖在私处的遮羞布，她们叫“Thong”（裤条），另外两点是贴在乳头上的装饰贴，刚好盖住乳头。她有两对这样的装饰贴，一对是粉红晶亮的圆环，一对是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一般来说，遮羞布和装饰贴的款式都是配套的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设计和规格。每个星期三的晚上，一个叫简妮的老女人都会来贩卖舞娘的各类武器，从耳环到乳环，从胸罩到内裤。“武器备好了，才能一刀要了男人的命，让他们大把大把地掏钱，而且掏得特别畅快。”

这是简妮理论。简妮推销武器的同时，顺便还同姑娘们谈心，拉家常，聊聊哪些客人好，尊重人，给的小费又多；哪些客人坏，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还想伸出乌鸦爪子，占你几下便宜。她们都说，简妮早期也干过这行，曾经还是老板吉米的情人，但自从简妮的身体开始发酵变胖，像一艘大汽船，吉米就再没跟汽船上过床。不过简妮活得也不苦，年轻貌美的时候跳舞，年老色衰的时候搞推销。

老板吉米常对罗霄说，别小看了台下的客人，除了部队当兵的，有好多还是医生、教授、政府官员。为了面子，他们在洛杉矶不敢下场子，唯恐撞了熟人，引来尴尬和不安，只好在路上折腾几个小时，来这个偏僻的荒漠找乐子。罗霄很理解，是人都需要阳光下的面子，比如做人的尊严，自己和家人的荣誉。她可以在万里之外的沙漠里大跳脱衣舞，不用害怕熟人的眼睛。

她敢回自己的老家跳脱衣舞吗？

台下男人的尖叫声和口哨声，呜啊呜啊地响成一片。

异国舞者们穿着金闪闪的舞裙，一步一摇走到台上。她们先是装模作样，来点艺术的派头，于是满厅堂的人都听见舒缓的音乐，像夜空下委婉流转的玫瑰迷香，幽暗的灯光如月光，只看见她们曼妙的身段，看不清她们神秘的面容。突然一声鼓响，如大地的战栗，鬼神的觉醒，灯光哗地全亮了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全都活了，全都动了，照破一室厚重的苍暗，音乐也快了起来。光怪陆离的灯光，继续闪，继续狂，继续一眨一眨，像要窥探她们的秘密。其实她们还有什么秘密？台下那么多双男人的眼睛，黑眼睛、灰眼睛、蓝眼睛、绿眼睛，魔鬼的眼睛、动物的眼睛，有的像猫，有的像狼，有的像狐狸，同舞台的

灯光一起鬼晃，一起疯狂。

音乐从最高处落了下来，哗啦啦溅了一地，一地破碎的狂欢。

罗霄双手按胸，头微仰，两个旋转，一对雪白的乳房，一弹而出，蝴蝶乳环罩在乳尖上，似乎遮了羞，却更添了诱。灯光越来越急，越来越乱，让人睁不开眼。光线纵横交错，如密集的渔网将她笼罩——她像一条网中的鱼，不知是在网中起舞，还是在网中挣扎。又过了一阵，音乐彻底舒缓了，头顶上的灯也柔媚了，一束金红暧昧的光，像遥远的夕阳……

目 录

引 子 / 1

省 城

1. 舞蹈让梦有了翅膀 / 3
2. 全运会的孔雀公主 / 8
3. 当明星的机会 / 12

江 都

4. 歌舞团是个复杂的小社会 / 21
5. 高海涛：我妈妈说…… / 28
6. 这个计划见不得阳光 / 38

北卡罗来纳

7. 初到美国那些事儿 / 53
8. 陆飞洋：我帮你缴学费 / 57
9. 闪婚后遗症 / 62

莫哈维沙漠

10. 德鲁镇的夜总会 / 75
11. 这世界上最亲密的就是美元 / 83
12. 他用了 Decent 这个单词 / 94
13. 黄金一般的罌粟花 / 100
14. 迈特：你就是孔雀公主 / 107
15. 一辈子忘不了又能怎样 / 114
16. 一觉醒来，还在原地 / 125

洛杉矶

17. 转身之后的阴影 / 134
18. 毕业、转正、办绿卡 / 142
19. 孙华：你是否喜欢我 / 148
20. 订婚前后 / 155
21. 祸从口出 / 163
22. 血淋淋的真实 / 168
23. 心静了，哪里都是故乡 / 174
24. 国内那些消息 / 180
25. 两个喝闷酒的男人 / 186

不再远行

26. 还能回头吗 / 193
27. 上天的安排 / 213

省 城

那些先前笑她乡巴佬的人，现在开始笑她“二房姨奶奶”。她心神恍惚，彩排时一个大跳没留神，脚崴了，疼得像千把刀在扎。她眼睁睁地看脚肿得像个猪头，心落进了一个暗黑无涯的洞里。

夕阳的光，洒在长江湍急的水面上，幻化成繁密的碎光，闪闪烁烁，跳动出一河流动的金子，难怪当地的人把长江叫做金沙江。金沙江边的小城，像得了加冕，披着一身蜻蜓翼般的纯金沙。若是站在江边，顺着橙红的霞光望过去，山与水，天与地，城市与乡野，一望无际的辽阔华丽。

一朵浪花忽然腾出水面，是谁朝金沙江里扔石头？

十四岁的罗霄坐在水边，歪着头，半眯起眼睛，眼睛里全是细密的心事。她有些迷茫，有些兴奋，望着夕阳里的一只孤雁，她在想那只孤雁是否能飞过大江，飞过高山，找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安下最后的家。那一天，罗霄刚刚接到省城艺校的通知，专业是舞蹈。两百公里外的省城，将是她人生远行的第一站。

夕阳继续西落，更低了，更沉了，直到彻底隐退。西边的云霞，忽然爆发出血一样的红，落在流水上，因为是逆光，慢慢变成了暗紫色。暗紫色的水面上，游来几只归帆。罗霄对自己说，走得再远，最后还是要回家吗？

1. 舞蹈让梦有了翅膀

金沙江边的这座小城，就是罗霄成长的地方。很多年后，当罗霄在外面的世界奔波颠簸，她还是会在梦里怀念故乡的温暖宁静。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城，群山终年都是青绿的，山里面有多少参天古木，没有人能数得清。外婆曾经告诉过她，大山深处有万年的古藤，千年的红豆杉，还有长了几百年的大樱桃树。那樱桃树三年开一次花，五年结一次果，花开时香雪如海，结果时璀璨艳丽，果子极甜极芳香，不是人间的味道。可惜很少有人尝过，都喂了狗熊和大蛇。几百年的时光岁月，可能也就只有两三个勇敢的猎人在翻山越岭追捕猎物时才得了机会，品尝过那神奇的樱桃果。罗霄对樱桃果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她的兴趣还是在山外面的世界。

小城有山有水，却没有严寒和酷暑，潮湿、暖和的风吹在脸上总是轻柔温情，常有茉莉和桂花的清香。春天的小城总让人想起江南，门前的流水，飞过的燕子，桃花开时，垂柳在风中与人擦肩而过。粉墙和黛瓦的小巷，烟花细雨时，一把又一把灰的蓝的伞，伞下温馨润媚，处处流转着春天的美好与安详。外地人来了小城，眼睛亮了，骨头酥了，不想走了。小城的人对自己的家乡也很自豪，连上海和香港都不羡慕。但是罗霄不留恋家乡。

罗霄骨子里就觉得自己是不属于小城的人。她四五岁时就开始想象山外的天地是什么样，或许宽阔明亮，有森林一样的大厦，或许望

得见大海的滚滚波涛。罗霄的父母都是机械厂的工人，只能给她温饱，不可能给她太多的教育。父母都是初中毕业，文化不高，也没有什么美好的追求、远大的抱负。父亲业余时间喜欢打打篮球，喝喝小酒；母亲呢，爱同厂里的几个老姐妹出去跳跳舞，要不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，麻将桌上经常是东家长、西家短，或者唧唧喳喳抱怨各自的丈夫家人，诸如婆婆有多可恶、小姑子有多讨厌等等。罗霄在一旁听了，只觉得耳朵刺痛，但从不接她们的嘴。

有一次母亲的一个老姐妹看了一眼罗霄，突然叫起来：“看不出来啊，你这女娃子越长越有模样了，以后给我家当媳妇去。”

母亲不知是谦虚还是讨好，笑道：“我们罗霄有什么出息，怎么敢高攀你们厂长家？”

罗霄那年才七岁，不过刚上一年级。她一边写作业一边说：“我才不当你们家的媳妇，当你们家的媳妇就一辈子也走不出去。”

厂长夫人惊呼道：“你才这么一点点，就想远走高飞了？！我的老天，你还看不起我们家，你想要飞到哪儿去？”

至于要飞到哪儿去，罗霄自己也不清楚，反正一定要离开这个小城。她天性喜欢幻想，崇尚未知的、遥远的世界。罗霄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机械厂职工学校调来了一个新校长。新校长年轻有为，又是大学毕业生，满脑子的创新和改革，居然搞起了英文试验班，要求学生从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。许多孩子叫苦不迭，因为平白无故又增添了新的负担。但是罗霄不喊苦，她很努力，那些陌生而朦胧的单词，会在梦里为她搭起一座桥，桥那头连着大海。那个时候，每天清晨朗读英文是她最快乐的一件事。

稍微再长大一些，她看电视时有了自己的选择，喜欢看中央台的《世界各地》和《环球奇闻》，既开眼界，又长知识，每次都有新的收获，总让人感到无限的快乐。而母亲呢，喜欢看哭哭啼啼、缠缠绵绵的电视剧，都是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剧情，母女俩为了争频道，经常闹得不可开交。父亲不仅不帮热爱知识的女儿，反而加入到抢夺大战里：父亲和弟弟喜欢看球赛，俩人结了盟，力量最强大，总能争到最后的胜利。罗霄只有唉声叹气，任满耳“发动快速反击，抢起左脚远射，可惜没有进……禁区右上角拿球，起脚轰门，球进了”的喊声来回轰炸。

家里住房小，五口之家只有三个房间，那还是老式的公家房，没有标准的客厅和卧室。每个人的空间都逼仄狭小，家里常嚷嚷着吵成一片，不是母亲高声抱怨父亲抽烟太厉害，现在物价有多高，买一包烟要花多少钱，就是奶奶不停地唉声叹气，说自己老了，到处惹人嫌弃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奶奶这一闹，父亲又开始骂母亲，他刚骂了两句，气势汹汹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，像一群讨债的人找上了门。原来弟弟在外面惹了祸，把同学打得头破血流，人家的家长要讨个说法，吵着要赔医疗费，满屋子的喧嚣嘈杂，尖厉嗓音。罗霄总是郁闷心烦，常忍不住一个人叹息：什么时候才能逃离家，逃离这个环境？

有次少年宫的老师去学校选拔文艺苗子，眉清目秀的罗霄被老师一眼看中。在少年宫的舞蹈室里，老师播了一段印度舞的录像，她看得很投入，事后摇头扭腰，居然能重复大半的动作，跳得有滋有味，小脸上那个沉醉的表情，完全入了角色，眉眼一闪一动，模仿出印度公主的微笑。后来，罗霄很自然留在了少年宫舞蹈队，而一起去的好

多同学都被淘汰了。舞蹈老师对罗霄说：“你的节奏感好，但你的韧带很紧，要吃这碗饭还是很苦，你怕不怕吃苦？”

“不怕！”罗霄仰着小脸、瞪着眼睛回答。

从此，罗霄爱上了舞蹈。因为她知道，那个时候，只有舞蹈会改变她的命运，把她带出这个闭塞的小城，带到有希望和梦想的远方。

她不怕吃苦，她听老师的话，每天都压腿拉韧带，连周末都坚持，还自己给自己“上私刑”。什么样的私刑？睡觉的时候，她都绑腿，把自己的一条腿拉到脸旁，再绑在床头，像受刑一般睡了两年。为了让腿部显得更修长，罗霄除了睡觉绑腿，白日还要练“吊腊肉”。所谓“吊腊肉”，就是把身子朝下，腿朝上，身子是悬空的，两只脚固定在杠上特制的金属扣里。她吊在上面，昏天黑地的，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地，时间一长，眼睛前面金星乱闪，好像一群妖怪在跳舞，但她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母亲开始不理解她，后来也帮她，帮她绑腿拉韧带。

母亲对奶奶说：“我们家霄霄跟一般孩子不一样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。”

奶奶总是喜欢叹气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她说：“霄霄出人头地了，有大出息了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到那一天，享到她的福。”

罗霄便自信满满地安慰奶奶：“奶奶您放心吧，您一定会享受到我的福的。”

朝着有梦想的地方举头远望，罗霄相信苦功不会白练，汗水不会白流，金色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、有目标的人。那年春节刚过，

金沙江边的桃花就开了。早开的桃花像是春天的眼睛，眼睛里的世界总是光艳灿烂。

省里来的艺校在这个小城只挑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罗霄便是那个幸运的女孩，唯一的女孩。她的名字上了小城的晚报和电台，成了万人仰慕的对象。父母和奶奶为她骄傲，整日整日地笑，笑成了葵花，满眼睛都是自豪的光。亲戚朋友都羡慕她，他们说：“你这一走，就是大城市的人了，以后你在大城市当了明星，全中国都知道你的名字。那时你闪闪发光，跟刘晓庆和巩俐一样地红，我们这个小犄角旮旯儿也可以沾你的光了。”众人又拥着奶奶说，“你老人家好福气啊，等以后罗霄红了，还不把你接去享福当老太太？”

罗霄听得很欢喜，笑得也很欢喜。她已经开始放飞想象，想象自己金光灿烂的前程了，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镜头闪过她的眼前：她因跳舞而获奖，因获奖而拍电影，一举成名当了大明星，名震天下，还走向了世界。多少厂家请她代言广告，多少名导希望和她合作，她一颦一笑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，她一个发型、一身新款都会引来无数粉丝的尖叫……

2. 全运会的孔雀公主

罗霄背着一大堆的美好期望去了省城。

省城自然有省城的气派，省城市区的大马路，漂亮、宽广，阳光下的芙蓉花，娇艳而饱满，是城市最灿烂的笑。省城的大街小巷都有骑自行车的人，她的家乡在山区，山高路不平，很少有人骑自行车。若是买了自行车，大多时候也是车骑人，不是人骑车。她喜欢看同龄的孩子骑着车飞奔，一路叫着，笑着，吆喝着，那满不在乎和得意的劲儿，好像全世界都在他们的轮子底下。

艺校坐落在省城的郊区，一条清纯明亮的小河从学校的南边流过。罗霄很喜欢小河边的清晨，太阳还没醒来的时候，奶白色的水雾在青竹和绿树间游荡。水边的空气是清甜的，有新鲜的桂花的味道，寻着味道朝前走，一面粉墙青瓦，那便是公园的后门。公园门口有座古朴的雕像，罗霄知道那是唐朝的一个诗人。如果去得早，只当你是晨练的人，公园不收票。清晨的公园幽静而明朗，浮萍在水池里静默无言。坐在亭子里的石凳子上，听着树上的鸟儿各唱各的，好像比诗人还诗人。晨光不经意地落在碑亭和祠宇上，那些古老的题词和对联，仿佛得了仙气，变得鲜活起来。四周无人，没有谁去打扰罗霄，她独自一人对着诗人的雕像发思古之幽情。她感觉省城还是比家乡的小城要好得多，同样的清秀宁静，但省城明显多了份文化的底蕴、书香的氛围。

罗霄爱上了这座城市。艺校学生参加外边的集体演出，多少都有

补贴，罗霄每次拿了补贴就会去街头解馋。那些可口的小吃，花样多得一个月可以不重复，从抄手到饺子，从糕点到汤圆。那汤圆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皮薄心香，入口差不多就融化了；每个汤圆的味道都不同，有的是蜜饯，有的是芝麻花生酱，生活真的是芳香甜蜜啊！一路吃下来，清蒸慢烤的鸭子和排骨，油酥快炸的鱼丸和肉饼……光小面就有十几种调料，红油上面浮着花椒，芽菜和葱花一起上阵，再来一勺鲜美的碎肉，惬意得无法形容，好吃得要人的命！罗霄吃得舌头都疼了还不想停下来。吃完了走出来，花繁竹茂的街心公园，一池的白荷花与世无争地开着。满城的绿树浓荫，绿树下的茶馆里，人们悠闲懒散的生活，打牌、看报、聊大天，安安逸逸地过完一天又一天。罗霄闲闲地走在街上，曾经胸怀大志的明星梦似乎淡了，她幻想着有一天能留在这座城市，找一个爱她的人，结婚生子，过平凡人的生活。

可是这座城市并没有挽留她的意思。

艺校舞蹈班的女孩，大都来自省城，个个脖子都仰得像天鹅，傲得很，心高得很，不怎么搭理她，不得已搭理她的时候眼睛和眉毛也是斜歪着的。她一说话她们就笑，笑她的地方口音，农民口音，带着泥土和菜花的口音，还说什么：“长得漂亮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脱不了农灰儿的影子！”“农灰儿”就是骂农民很土，罗霄怎么不懂？她的家乡小是小，但也是城市，她怎么就成了农民？父母也不是农民。可大城市的人说，你不是“地农民”也是“县农民”。他们自以为是，拽得很，好像你比我小，你就得给我趴下。你住的地方没有我大，你就是农民，你不是大城市的人，你就是乡巴佬。

罗霄只能冷笑。她头顶着乡巴佬的草帽子没有被天鹅们打倒。她